



世界因我更美好

北京中学创校行知录

施剑松 著

Better Me ~~Better World~~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因我更美好: 北京中学创校行知录 / 施剑松著.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01

ISBN 978-7-03-060105-6

I. ①世… II. ①施… III. ①北京中学-校史 IV. ①G639.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80302 号

责任编辑: 侯俊琳 张 莉 / 责任校对: 郑金红

责任印制: 张克忠 / 封面设计: 有道文化

编辑部电话: 010-64035853

E-mail: houjunlin@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三河市荣展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9 年 1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1/16

201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2 1/2

字数: 150 000

定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序

守候历史的瞬间

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国教师要在这首都北京建设一所世界一流的学校。这场富有雄心的远征值得被记录，无论成功与否。

时间的烟尘掩埋了太多的故事。回溯中国教育史，孔孟周游列国，秦皇焚书坑儒，汉帝罢黜百家，隋帝大兴科举……那些终将在千百年后影响千万人的教育瞬间，留在史书上的记录寥寥。

当笔墨被电火取代，图画被影像取代，记录已成为现代生活中的不可或缺，可历史却仍像个神秘的女子，蒙着重重的面纱。太多无意识的记录，掩盖了那些真正有意义的瞬间。

正在眼前发生的场景终将在若干年后成为历史，就是这个感觉让作者走进了这个故事。信史需要可靠的记录，本书尝试了“非虚构写作”这种已经在欧美主流媒介盛行了半个世纪的报道形式。为此，作者深入学校，历时半年，查阅了大量原始文件，采访了数十位师生。全书每一句对话都有出处，每一个事实都可以验证，真实的人物、真实的场景、真实的对话。

非虚构写作的魅力不仅在于真实。不同的作者，视角不同，文字特质各异，故事在记录者的远望凝视与深思熟虑之间常常能焕发出文学作品般的魅力，阅读非虚构故事也因此常常能让读者



获得超越阅读经典新闻的情感体验。

事实上，每一个身处这个故事之中的北京中学教师都明白，最好的学校不是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最好的学校注定只是一个需要无限探索的方向。北京中学的故事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夸父逐日”般的理想光芒。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每个人都明白，他们永远没有“成功”的那一天。

无论如何，这个时代的中国教师正在思考，什么是他们能够给予孩子们的最好的教育。

这是一个事实。

作者

2018年10月10日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序 守候历史的瞬间 / i

契子 / 001

创校

——北京为什么没有北京中学？ / 003

办一所世界级中学

——一座世界城市需要一所什么样的中学？ / 017

世界因我更美好

——一所中学的初心是什么？ / 029

学习面向未来

——未来的世界需要今天怎样的学习？ / 042



全面而自由的成长

——什么样的课程体系能让学生的成长全面而自由？ / 058

百年学校

——一所学校该以什么样的姿态走向百年？ / 069

师心

——教师面对学生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 089

琢磨

——教师的业精进是什么样的？ / 115

成长

——什么时候孩子就学到了？ / 143

放手

——家长们的焦虑如何面对？ / 177

后记 找寻微光 / 189

◎ 契子

邓珩是第一个哭的，紧接着是刘乃忠，后来除了夏青峰和王彪，大部分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2013年9月2日上午，一所名叫北京中学的学校在一个小时前，在朝阳区社会各界和媒体的见证下宣告成立。校委会的9个人，聚集在教学楼二楼右手边的会议室里召开了学校成立后的第一次校委会。

为了迎接这一天，在过去的6个月里，所有与北京中学有关的人都像上了强力发条的陀螺，不停地旋转。设计校园、装修教室、招聘教师、打磨课程、招生……成立一所新学校通常需要两年时间才能完成的大小事情，在倒计时表上标红色的最后一刻到来前，总算全部完成了。

会议室里没有欢呼，聚在一起的9个人看着彼此的眼睛，都能感觉到彼此的心情很不平静，屋子里安静得仿佛飘在水上的一片沉默里，最初筹建学校时就在的邓珩第一个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看见坐在斜对面的刘乃忠的眼睛很快也红了，大滴的眼泪从大大的眼睛里流了出来。后来，几乎所有人都哭了。

“那是幸福的眼泪”，5年后，邓珩回忆那天的情景，眼睛望着远处，仿佛依然能看到当时的场景，“那种感觉就好像妈妈第一次



看见新生的孩子。”

这一天坐在会议室里的 9 个人谁都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会与这样一所学校发生关系。那个早晨，夏青峰出门的时候拿着北京市朝阳区第二实验小学未来三年的整体改革方案，到了晚上，他的脑子就被一所可能叫北京中学的全新学校占得满满的；那个周末，邓珩刚刚把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新学年的教学计划布置下去，一个电话过来，他已经是北京中学筹建处的第一批成员了。

还有更多的人没有预料到自己的人生轨迹会被一所横空出世的学校改变。在这之前，他们中有人曾在一天烦累后隐隐感觉到内心的不适，有人曾预感到某种未知的变化在召唤，还有人已经背起行囊四处寻找……直到这所从无到有的全新学校真的与自己有关，他们才感觉到，这或许就是自己一直在找寻的那个答案。

不过，他们很快又发现这个答案带来了更多的未知。他们依然不知道面前的这条路究竟通向何方。因为，身边每一天发生的事情都让他们愈加确信，他们要去的前方，注定将是那没有人去过的地方。

创 校

——北京为什么没有北京中学？

“北京有北京大学，有北京小学，就是没有北京中学。”2010年的一天，京城教育界的几位老人偶遇闲谈，北京教育学会会长罗洁谈起了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这一年，距离“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98年，距离毛主席亲笔书写“北京小学”校名也已经57年。

打开全国教育地图，各地叫北京中学的学校并不少，甚至远在雪域高原的拉萨也有两所以“北京”命名的学校。然而，在北京教育史上，却只有位于地安门大街于1940年改名的“河北省立北京市高级中学”与“北京中学”这个名字名称较为接近。从1952年起，北京的中学通行的命名方式就是以数字序号命名，比如北京市第四中学、北京市第八中学。

这个有意思的话题，很快就引起了北京市朝阳区的注意，有心人立刻意识到去掉了序号“北京中学”这个名字里蕴含的分量。

在北京城六区中，朝阳区的面积最大、经济规模最大、教育需求也最大。时任朝阳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孙其军说：“朝阳区的教育资源与北京市对朝阳区国际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定位不相适应，如果能在朝阳区举办‘北京中学’，必然对朝阳区新增优质教育资



源，对整个北京基础教育布局均衡都有显而易见的价值。”

这个有意思的话题迅速在朝阳区变成了一个有意义的项目。朝阳区委、区政府直接统筹，区教育委员会迅速组建了北京中学筹建处，抽调了一批骨干力量，专门负责新学校的立项申请和设计规划。

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新建一所以城市命名的学校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在北京这个中国的首都城市更是如此，所有与这所学校有关的规划，不但需要通过区级行政部门的审核批复，还需要得到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批准。

邓珩受命负责市、区两级所有关于北京中学申办材料的整理和归档，他也是最清楚“北京中学”这四个字的分量的人之一。“所有申办往返材料用 A4 纸打印出来，超过 100 斤！”其间，为了获得市委、市政府的支持，朝阳区前后两任区委书记甚至专门去市里拍了胸脯。

在北京 16 个区中，朝阳区以实干著称。在由时任区长程连元牵头组成的工作组协调推动下，筹建北京中学这个项目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往前推进。2010 年 12 月 16 日，时任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刘利民正式签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朝阳区拟成立北京中学的意见》，文件中有这样一段话：“近年来，朝阳区经济建设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更加迫切。但由于历史原因，朝阳区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缺乏。考虑到朝阳区政府具有举办优质教育资源的能力及条件，经研究，我委原则同意朝阳区使用‘北京中学’名称建设一所优质学校。”

一个半月后，也即 2011 年 1 月 31 日，朝阳区政府正式批复同意创建北京中学。王彪、文娟、唐明英、邓珩、巴志东、范红、



王征和周慧，被朝阳区教育委员会确定为北京中学立项后筹建处的第一批成员，8个人来自8个不同的单位，由王彪牵头。2012年2月，北京中学筹建处升级为北京中学筹建办公室，王彪任筹建办公室主任。2013年2月，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批准北京中学正式开始进行小规模实验办学，夏青峰、任炜东和刘乃忠被朝阳区教育委员会选调进入北京中学，夏青峰担任校长，王彪担任书记，任炜东和刘乃忠为副校长，加上先后到来的文娟、邓珩、汤颀、陈连林、张东松、王保伟、孙建国作为中层干部。至此，北京中学创校的管理团队基本成形。

此时，距离朝阳区教育委员会预定的北京中学开学时间只剩下6个月，而学校除了位于朝阳区西坝河的一处亟待重新装修的旧校址外，几乎什么还看不见。这意味着，创校团队需要在6个月时间里完成建设一所全新学校的所有工作，而这所学校的名字叫作北京中学。

一、6个月

时间是勒在每一个与北京中学有关的人头上的一道紧箍咒。一度，没有一支施工队愿意接手这项要求这么高、工期还这么紧的工程。朝阳区教育工作委员会书记周炜数次亲临现场协调督促，等到区政府出面协调央企中关村建设进场施工后，负责校园硬件建设的总务主任张东松每天从早到晚穿梭在校园各个施工现场，所有午饭和大部分晚饭都在校门口的那家只有7张桌子的羊汤馆解决。最后一个月，他恨不得把床支在工地上。6个月的工期，张



东松足足瘦了 10 斤。

为了到教育委员会送一份急件，邓珩开车从学校出发去教育委员会，原本 25 分钟的车程，竟然只用了 12 分钟，这个纪录他后来再也没有打破过。

“早上八点前到位，夜里十一点以后才有可能回家，不管在哪儿，每个人随身都带着电脑，随时准备处理问题。”已经担任学校党总支书记的任炜东回忆，那段时间，“没有一天节假日，只要有时间睡觉，大家就心满意足了。”

受命筹建北京中学，夏青峰第一次向朝阳区教育委员会提交的办学设想是要创建一所“世界级的中国中学”。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北京中学筹建办公室的几乎所有成员都下意识地认为，创建北京中学就是要在首都北京创建一所世界上最好的学校。

这个目标像烧在心底的一团火，烤得每个人喉咙发干、头脑发烫。北京中学应该怎么办，这门课应该怎么教，一个活动应该怎么设计……只要两个人聚在一起，很自然地就会谈起来，“怎么谈都谈不腻”。

张东松永远记得属于那 6 个月的一幅画面。在朝阳区教研中心临时借用的办公室里，门敞开着，桌上堆放着外卖员送来的盒饭和大家讨论的各种方案，一个教研组的老师围坐在桌子边边吃边谈，兴致正高。他抬手看了眼手表，时间已经过了晚上十点。

还在北京中学筹建处的时候，大量调研工作已经展开。筹建团队搜集了他们所能搜集到的所有国内外中学名校的资料，由朝阳区教育委员会出面协调，筹建团队还专门走访了上海中学、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市第八中学、北京市第四中学以及英国伊顿公学、哈罗公学等著名学校。



然而，他们很快就真切地感觉到，看别人的答案容易，做自己的题难。6个月的时间，要拉起一支属于北京中学的教师队伍，要招收北京中学的第一批学生，还要告诉全北京，这是一所值得叫“北京中学”的全新学校，所有共识，哪怕是在楼梯拐角处要不要放一只易碎的花瓶，都需要在讨论甚至争论中，一点一点成形。

二、北京中学招什么样的教师？

10年前，房树洪就是副校级干部了。在到北京中学应聘前，房树洪的心愿是当好一名班主任。他所在的学校也是一所知名的优质校，他是这所学校里最受学生喜爱的教师之一。

“那时候我常常感觉到压抑，因为我看到我的学生们不快乐。”房树洪说，“作为一名教师，职业本能告诉我，能做些什么，可以让孩子们学习的过程、成长的过程顺畅一些，快乐一些，可在现实面前，我又常常感觉什么都做不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一个教研员朋友对他说：“你适合北京中学。”

那个下午，面试房树洪的是夏青峰、刘乃忠和任炜东，三个人看起来都很亲切，面试的问题更是问到了他的心窝里。“你理想的学校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不给你任何限制，你对语文教学有什么设想？”“如果让你设计一个图书馆，你有什么想法？”

5年后，房树洪已经记不起来当时他滔滔不绝地说了那么多话，只记得在他开车回家的路上，任炜东的电话就来了，只有四个字“你就来吧”。



身高接近一米九的沈夏炳是从河南到北京的历史特级教师。2012年7月，朝阳区教师双选会现场设在朝阳区教育委员会对面的尚工国际酒店，有20多所学校和当年应聘的30位特级教师双向选择，北京中学由王彪带队招聘。沈夏炳就是在那里第一次听说朝阳区要建一所北京中学的。

虽然学校还没有创建，但北京中学在教师双选会现场的展位却很“豪华”，北京中学筹建办公室还专门在酒店租了一个房间，欢迎应聘的特级教师入室座谈。

经过教育委员会的笔试、面试，很多学校已经圈定了意中人。“王彪主任直接找的我。”沈夏炳说。在沈夏炳的记忆里，那天王彪讲了北京中学的来历，讲了朝阳区办好这所学校的决心。

虽然已经手握两所学校抛出的橄榄枝，但沈夏炳还是做出了加盟北京中学的决定。这个决定的背后源于多年工作经验形成的洞察力：“就像我原先在的河南省开封高级中学一样，以城市命名的学校往往就是一所名校。”他说，“我从来没有参与过创建一所名校，还是感觉这个事情有挑战，有意思。”

从广东省来的王守英也是由王彪招聘来的。那天，王守英一家三口第一次开车到北京中学应聘，自称标准“路痴”的王守英，听着王彪在电话里“这儿右拐那儿左拐”的指示，非常顺利地就在一排羊汤馆和小卖部的中间，找到了被几段围墙围着的民族职业中等学校。这一路顺畅的感觉后来一直被她看作是一个顺利起点的好兆头。

后来大家知道，为了到北京中学，王守英放弃了在原来学校中评定更高职称的机会，选择在一个还没有学生的校园里，重新打磨钻研了十几年的语文教学。



挂牌开学前，北京中学筹建办公室也招收了第一批高校毕业生。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林琳就是其中之一。

头半年校园里没有学生，教研组研发和打磨课程就由引进的特级教师和新聘教师轮流充当教师和学生，那段经历至今被林琳视为职业生涯早期最宝贵的财富。“你刚工作就能听到特级教师的课，你上的课有特级教师听。”林琳说，“更特别的是，包括特级教师们在内，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新人，都在从头思考一门学科或者具体的一节课。”

5年后，林琳已经成长为北京中学课程中心的副主任，独立负责全校一级的课改项目。“如果说北京中学的教研氛围与别的学校有什么不同，那可能就是一种创业的氛围吧！从筹备期那时候起，大家讨论教学方法和理念就没有你的或者我的，只有要迅速学习好的或者要迅速改掉不好的。”

三、如何让家长信任一所看不见的学校？

预定于2013年9月2日开学的北京中学西坝河校区定位于小规模实验性办学。创校之初，北京中学就承接了北京市级创新人才贯通培养教改实验课题。这项改革的初衷是打破当前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培养受“小升初”“初升高”学段限制的局面，探索更加符合学生成长规律的育人模式和学校管理模式。

如何让家长信任一所看不见的学校？这是摆在创校团队面前又一个棘手的问题。整个招生季，由夏青峰、王彪带队，像推销员一样走进一所又一所小学。在每所学校，夏青峰都要做两个小



时左右的报告，然后再和有意向的家长和学生逐个面谈。

这所学校什么样？这所学校的学生成绩好不好？这所学校能对孩子将来的出路有什么承诺？家长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夏青峰统统回答不上来，但几乎所有听过他讲座的家长都记住了他在做报告时流露出的真诚。在每一所学校，他都会跟家长说明，北京中学从哪儿来，北京中学想到哪儿去，为了这些目标，北京中学已经做了什么，将来还会做什么。

有家长相信现实，转身离去；也有家长相信梦想，把孩子留了下来。招生季结束前，80名学生总算如数招满了。

只不过，见过夏青峰却没见过学校，家长们报名后，心终究还是放不下。几位家长找到夏青峰，不约而同地问起一个问题：“夏校长，你不会走吧？”“我才刚来呢！”夏青峰总是笑着回答。

从那时起，5年来，每一个在北京中学工作的教师都听夏青峰讲过这段招生经历。“家长们相信一所看不见的学校，把孩子交给了我们，北京中学的每名教师在面对每一个学生的时候都要想一想，这份信任该怎么面对？”

选择相信夏青峰的家长都将见证：5年后，在区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和北京中学校长两份职务无法兼顾的时候，夏青峰义无反顾地辞去了区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请组织再给我一些时间，让我把这些孩子们带出来。”

四、开学典礼

2013年9月2日，是北京中学挂牌开学的日子。那天的天气



跟北京所有的9月天一样，人在太阳底下还能感觉到夏天的热辣，到了教学楼的阴影里或者大树的荫凉下面，却又能让人清晰地感觉到秋天的一丝凉意。当天在场的老师都记得，这个曾经压得每个人几乎喘不过气来的日子里发生了很多难忘的事情。政治特级教师范小江对自己年过不惑还在这一天走正步感到很神奇；历史特级教师沈夏炳现在还记得当时校旗在手上的分量，并对最后拍照时偏偏被一角校旗遮住了脸而耿耿于怀；房树洪亲眼见证身前半米处北京中学的校牌揭幕；王守英则一直惦记着那天所有老师和孩子一起写下的给20年后的学校和自己的信……

对这一所将以“北京”二字命名的学校，北京市、朝阳区两级党政领导，代表这座城市，对这一历史时刻展现出了足够的重视。北京市委常委、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书记苟仲文代表市委、市政府到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朝阳区委、区政府、区人大和区政协的领导悉数到场，嘉宾中还有北京大学和北京小学的代表。

从人群中彼此眼神的默契、握手的力度和会意的笑容里，能够清晰地解读出当天到场的所有人都曾经为这一天的到来添砖加瓦过。然而，当这一天终于到来，他们都安静地坐到了台下。从开学典礼开场的第一刻起，80名学生的家长惊喜地发现，这所学校的舞台，主角是孩子们。

开学典礼是在新生们的入场式中开始的。北京中学首届80名新生，或五人一组，或六人一组，穿着崭新的校服，手牵手地走到铺着红地毯的舞台中央亮相，微笑着向台下的嘉宾鞠躬致谢。

北京中学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升旗仪式是由学生们完成的。学校的三面红旗——四名国旗班战士护卫的国旗、四名女教师护卫的队旗以及四名特级教师护卫的校旗，都在舞台的正中央